七日談（北京篇）

「止飲太湖一杯水，不媚上官媚庶人」

張瑞田

最近閱讀鍾叔河編訂、岳麓書社出版的《林屋山民送米圖卷子》，耳邊又響起詩人、書法家西中文的幾句詩：「百年鼎革覆天地，民治民權申宏義。見說封建似沉舟，誰知世事緣如戲。貪瀆痼疾勢難除，官場至今說廉吏。芾吏英名留青史，清末廉吏暴方子……」

《林屋山民送米圖》是一幅中國畫手卷，西中文的詩，就是拜觀後的感想。

那麼，《林屋山民送米圖》是誰畫的，所畫的內容又是什麼呢？

這幅畫的作者叫秦散之，原名秦嘉樹，後名秦敏樹，字林屋，一字散之，世人以秦散之稱之。生於一八二八年，卒於民國初年。這個人值得玩味，雖然不是赫赫有名的貴胄名士，卻是有品格、有道義、有操守的讀書人。他是正八品小吏，曾任浙江布政使司庫大使。作為讀書人，對官場陋習難以適應，毅然辭官，回到老家太湖西山讀書、寫詩、作畫，過起了一個文人的逍遙生活。他的齋號「小睡足寮」，有詩集《小睡足寮集》行世。

秦散之作《林屋山民送米圖》的動因，他徐徐道來：

「滑台暴方子少尹來尉林屋，興利除弊，飲冰茹蘗，山民戴之。光緒庚寅冬仲，奉檄解篆，未旬日釜已生塵，山民聞而感泣，相率日以米薪相餉，自冬歷春未已。余聞為作歌，以作山中嘉話。嗣復寫是圖，並錄詩郵寄少尹，聊識循跡耳。辛卯春仲既望，林屋散老秦敏樹作於之江柏廨，時年六十四。」

這段話講述的就是這樣一個史實——

暴方子，河南滑縣人。生於一八四七年，卒於一八九五年。祖父暴大儒，一八五〇年與著名學者俞曲園為同榜進士。暴方子於一八七九年出任江蘇震澤縣平望司巡檢，後任太湖廳甪頭司巡檢，從九品，是當朝最末一等的官吏。他在權力極其有限的前提下，敢於「掃除賭博、盜竊、娼妓，禁絕鴉片」。當地有個叫褚二奎的土豪，為非作歹，設賭局取不義之財。暴方子震怒，帶領一班人馬抓捕褚二奎，搗毀賭博場所，上堂問罪，張揚正氣。封建社會重男輕女，暴方子任職的太湖西山一帶溺死女嬰、丟棄女嬰習以為常。他組織人去老百姓家講道理，也倡導社會多多幫助生女兒的家庭。在他的影響下，人們對女孩有了新的認識，溺嬰、棄嬰的事情極大減少了。暴方子敢作敢為，有一天出署夜巡，聽到淒涼的哭聲，他立即趕到，把行兇者逮捕，並把受害者親自送回家。這位女受害人住在鄰縣，不在暴方子的轄區內，故有人認為其「越境侵權」，暴方子瞪大眼睛怒吼：「同食國家之俸，同任地方之職，平時可分權限，若變生倉卒，稍縱即逝，豈可坐視不救耶？」

光緒十六年（一八九〇）的冬天，暴方子被革職。他回到冰冷的家，飢寒交迫，不過，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沒有後悔。官場失落，不等於人生的失落，離開體制的小官兒暴方子清貧如洗，甚至回河南滑縣的盤纏都沒有。暴方子不以為然，他以平常心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日子寡淡，精神充實。

暴方子一度管轄的地方有一座山，名為林屋山，就在洞庭湖一岸，老百姓稱其西山。很快，暴方子削官為民、又缺糧少柴的消息在百姓中不脛而走，他們對暴方子十分同情，紛紛來到暴方子的家慰問，有米的拿米，有柴的拿柴，漸漸地，暴方子的家米肉齊全，不再為衣食而憂了。官府聞聽此事，給暴方子扣了一頂大帽子，說他「斂索鄉民」，暴方子據理力爭，講道：「山民饋送柴米，此乃萬民眾心情所願，願者不能阻，愛者不能勸，非勢驅利誘所能至，亦非乞求討索所能得也。」

暴方子以布衣之身入吳大澂幕府。甲午戰爭爆發，暴方子隨軍去塞外採購戰馬，染病辭世，時年四十八歲。

在為官一時的江南小縣，暴方子留下的政聲依然口口相傳。那個有點土氣的河南小吏，目光如炬，嫉惡如仇，走起路來鏗鏘有力。暴方子以自己的實際行動踐行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古訓，因此有了好口碑，深得百姓尊重。

在西山歸隱的秦散之知道了暴方子的故事，就把這個故事落在了一幅題名為《林屋山民送米圖》的中國畫手卷之中。因官小、事功不大，暴方子沒有在正史中記錄，有道義的文人則以另外的方式，把暴方子一段有色彩的人生形象化了，並代代相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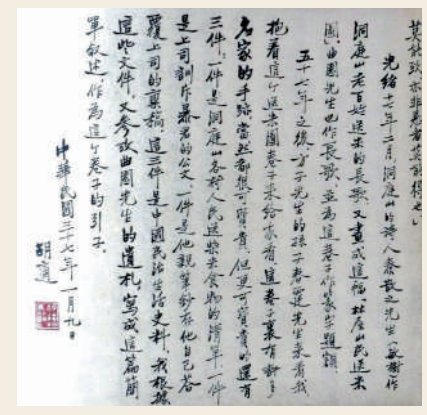
《林屋山民送米圖》與文人們共情，他們提筆揮毫，留下了許多寶貴的題跋。俞曲園和胡適的題跋就是代表。俞曲園寫道：「暴方子，廉吏也。罷官後，洞庭西山之民知其乏食，窮鄉僻壤，里夫村婦，負米擔柴，饋遺不絕。西山詩人秦散之為作長卷記之，余為題端。」同時，作七古長詩，其中寫道：「止飲太湖一杯水，不媚上官媚庶人。」

時間來到民國，應該是一九四七年左右，暴方子之孫暴春霆拿着這幅國畫長卷來到北平，請胡適、朱自清、俞平伯、馮友蘭、沈從文、張大千、朱光潛、黎錦熙、陳垣、徐悲鴻等知名人士在畫尾題跋。胡適所寫的文字與眾不同，他寫道：

「光緒十七年二月，洞庭山的詩人秦散之（敏樹）作洞庭山老百姓送米的長卷，又畫成這幅『林屋山民送米圖』，曲園先生也作長歌，並為這卷子作篆字題額。

五十七年之後，方子先生的孫子春霆先生來看我，抱着這個送米圖卷子來給我看，這卷子裏有許多名家的手跡，當然都很寶貴。但更可寶貴的還有三件：一件是洞庭山各村人民送柴米食物的清單，一件是上司訓斥暴君的公文，一件是他親筆鈔存他自己答覆上司的�稾。這三件是中國民治生活史料。我根據這些文件，又參考曲園先生的遺札，寫成這篇簡單敘述，作為這個卷子的引子。」

胡適在《林屋山民送米圖》中看到了另外的價值。這個價值就是俞曲園所言「止飲太湖一杯水，不媚上官媚庶人」的生命精神。



▲胡適為《林屋山民送米圖》所寫下的文字。

作者供圖

重讀可可托海的詩心

如是我見

劉妍

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開。」在同行的「小土豆」的詩意吟誦中，我們從新疆阿勒泰市出發，驅車趕往可可托海。一路上馬不停蹄。人忍一忍，可以不吃飯，車子「不吃飯」則動彈不得。我們選擇在一個服務區加油，停歇了十分鐘。司機軍哥竭盡其所能，駕駛四驅車既穩又疾。「小土豆」盡其能人之事，盡顯文人之風度。在車裏朗誦起包括海子代表作《面朝大海，春暖花開》在內的來自多位詩人的經典作品。昨天，我們還在阿勒泰餵馬。今天，我們雖未能周遊世界，卻能抵達我們心心念念的可可托海。這或許是我們在精神層面，能與海子同頻共振，能用心感受明媚怡人的幸福感。一首膾炙人口的詩歌，從來不是懸空漂浮於真空的文字遊戲。它誕生於一個個鮮活而具體的時刻，裹挾着詩人純潔而真誠的情感、呼吸、體溫，所思所想所經歷，它特有的所處時代之風雲際會與個人命運的波瀾。了解海子的青春與孤獨，無助與絕望，或許才能更深切地感受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開」背後的熾熱和決絕告別的內涵。與其說是讀詩，不如說是讀詩人的詩心。

沒有在富蘊縣城停留，直接繞城而去，抵達可可托海。這是我第四次來到可可托海。不同的是，這一次，我不再是一個人，而是把天南地北的同學，聚焦於此地。如果天上有個雪窩子，那麼可可托海則位於雪窩子的正中央。一場接着一場的寒流暴雪，園區裏的積雪及腰。斑駁的吊機，上了新漆黃澄澄的古舊選礦機，小夥伴們爭先恐後地與身後的龐然大物合影。「來一趟，真不容易。」刺眼的陽光照耀下，小夥伴的身軀在礦山公園，在可可托海的昔日宏大敘事中，顯得越發渺小。一塊巨石，紅漆上寫着「可可托海」四個耀眼的大字。正午的陽光正一點一點朝西挪移。我們絲毫不敢耽誤，三步併作兩步，趴在三號礦坑的欄杆邊，瞪大了眼睛，生怕錯過眼前的細微之處。三號礦坑如洋葱的橫切面，一圈又一圈，圈數多得數不過來。又如不斷旋轉的陀螺，中圈套着小圈，大圈套着中圈，圈中有圈，圈外有圈，圈圈層層。看着看着，眯眼頭暈目眩是常事。「最底下白茫茫是什麼？」剛才吟詩的「小土豆」問。「深不見底的積水，可到地球之心。」我半開玩笑地回答。「地球之心」多少有些打趣。或許，真的能抵達地球之心。若讀詩要讀詩心，那麼讀懂腳下的三號礦坑，也就讀懂了可可托海的詩心。巨大陀螺般的三號礦坑，礦藏極為豐富，目前世界已知的一百四十餘種礦物質，這裏就有八十六種，佔比超過六成。這是世界上響噹噹的「天然地質博物館」。七十多年前，走路都困難的寒冬裏，我們的先輩，在這荒郊野嶺採礦、選礦。手拉肩扛背馱，硬是靠着手工與人力，寫下千秋之功勳，時代之記憶。

歲月無情，石頭有情。至今，三號坑的石頭仍在發光發亮。當年在此地立下汗馬功勞的一代又一代創業者，大多數已走了或已至暮年。而每當站在三號礦坑前，我彷彿看到當年熱火朝天的詩意創業場景，感受到人們的熱情與只爭朝夕的大無畏勇氣。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着古老的「知人論世」的文脈傳統，讀懂詩，首要或是理解寫詩人的心。讀懂可可托海的詩心，首要或是讀懂三號礦坑的前世今生，了解發生在這裏厚重而鮮活的人和事，賦予它現代的視角，「中國夢」路上的光榮與夢想，則是吾輩之責任。

灘塗頂流：紅海灘

繽紛華夏

王璟

全球最大規模濕地若冠以保存最完好，那必是指遼寧省盤錦的紅海灘，這裏地處遼河口和渤海交界處，在海水和河水不斷交互沖刷下形成二十餘萬畝灘塗；尤以其中長滿茂盛鹼蓬草那段最精彩，即紅海灘國家風景廊道，長約十八公里，被評「中國戶外運動休閒旅遊最佳目的地」之一。

只是紅海灘地處中國東北，這個精彩在秋天不斷的冷空氣催促下最多存續月餘，且需天時地利人和，故尤顯珍貴。

每年九月中旬以後，草海漸漸開始粉紅、黃紅，這期間伴生在草叢中的簇簇蘆葦尚能被看到，綠葉點綴各種紅，黃葉給塊塊紅毯配上金鑲邊；到十月中旬鹼蓬草進入鼎盛期，火紅盡染海灘蓋過其他植被，滿眼不摻一點雜色只有紅，紅成再無出其右的樣子。這時先遣候鳥陸續到達，灘塗另一側田裏莊稼透熟待收稻田畫正飽滿，若襯有藍天白雲，以紅為基底，一幅獨一無二的多彩灘塗長卷便完美繪成；完美到沒法用文字來描述，當然也無需任何華麗文字描述，只一個字，和；即使布局太滿，飽和度太高，仍和。

那是天時地利的「和」，更是人的「和」。盤錦紅海灘「前世」被大自然不經意沖刷塑就成形，而「今生」奇觀，則全靠當地人不懈地傾力打造。灘塗上原本只兩千多畝鹼蓬草，如今劇增至近三萬畝，多年制度化人工補種修復終使滄海變桑田。

鹼蓬是再普通不過的草，海濱、荒地、溝渠、田角地頭均有生長，平時根本不會去留意。但如果長成紅海灘這樣大面積撲面而來，小草頃刻像附着靈魂，它們根連根手把手，聚合群體的力量，締造出一派不朽生機，氣場萬丈高。

查了下鹼蓬草竟然渾身寶藏。這種喜食鹽鹼的植物，根系能吸收土壤裏鹽分和重金屬，能固着泥沙，增加土壤有機質含量，會慢慢將荒蕪灘塗改造成適合其他生物生存的沃土，是土地環保先鋒草。

鹼蓬草的種子可榨工業用油，種子油具有防血栓、抗動脈硬化、抗氧化、降低體內脂肪、增加肌肉的作用；嫩苗可食，做「紅草饃饃」，當時令野菜清炒涼拌；而更新換代下來的枯枝雜葉包括整個植株又能作動物飼料。特別這透徹的紅，不僅是天然食用色素，更具觀賞價值，正是它為這片紅染天的灘塗攢足一個多月風頭，引流全世界關注。

每個初一、十五大潮時，或早上傍晚漲潮時，海水會蓋過鹼蓬草，灘塗回歸大海；汪洋淹沒大部分紅，一些倔強堅挺的點塊被留下，勾勒出灘塗立體又肆意的另一面。潮落後，灘塗再復平靜，黑黑的淤泥很規則地褶皺着閃着光，被海水沖洗過的鹼蓬草全體重又紅出頭，愈發艷麗；黑與紅之間有被海水沖出的大小溝壑，盛滿清亮的水，一條條彎曲轉折，與黑灘、紅草一同，連進一望無際的大海。

在鹼蓬草作用下，灘塗涵養出極豐富的浮游生物和水生物，又吸引來大批候鳥。因此這裏建立了國家級候鳥自然保護區，是東亞—澳大利西亞候鳥遷徙通道上的關鍵驛站，每年會有上百萬隻候鳥飛抵此地補給續航，其中國家一級保護鳥類多達二十四種，包括東方白鸛、黑嘴鷗、丹頂鶴等。大批量候鳥尤其高級別保護珍稀鳥能夠蒞臨，除食物足夠豐盛外，更說明牠們首選的鳥身安全能得到保障，這便又回到最關鍵那項——人和。

十月中旬以後，鹼蓬草漸變暗紅，候鳥成為紅海灘主角。每天每天紅草間，藍天下，大海上，紛至沓來的各種鳥，成隊、成堆、成浩蕩；人們最津津樂道的傳說中的鳥浪，在這裏時刻上演着，一陣陣撲棱棱地呼嘯來呼嘯去，歡快十足；能隨時隨地安心刨食盡興饕餮，換誰都歡快。據統計確有為此留下的候鳥，不想辛苦長途跋涉直接留下做幾期長留鳥。

灘塗紅草鼎盛時會有那麼幾天能等到與候鳥共舞。我最喜歡看傍晚，待夕陽即將入海，成批鳥兒在水邊啄食，偶有幾隻大鳥興起相互追逐嬉戲，追着追着便到了大海上落日裏，於是「落霞與孤鶩齊飛，秋水共長天一色」，吟誦了一千三百五十多年的詩句實景驚現，就在眼前，隨着展翅的鳥兒、西沉的太陽緩緩移動，既鮮，又活。



◀紅海灘多彩灘塗。

作者攝

音樂療癒

暄暖人生

香寧

我和珍妮重逢在銅鑼灣的一家西餐廳。抵達的時候，我的目光穿越大半個餐廳，立刻準確落在她身上，她的樣子和我二十年前認識她的時候，幾乎沒有變化。白皙完美的肌膚，絲綢般的長髮，優雅美麗的着裝，沒有一次，會留下任何潦草的印記。我們因為工作認識，卻從未深交。在我久遠的記憶中，她是一個對自己要求很高的女生，寫一份研究報告必須做到自己百分百滿意才會交給投資人。轉行之後，我們好多年沒有聯繫，直到近日相約見面。

簡短的敘舊之後，我們開始深談。在過去的幾年內，她的人生發生了巨大的變故，親愛的媽媽因病離去，讓她的美好世界一夜崩塌。綿長的悲痛和不解，她如抽絲剝繭般，緩緩地在悲慟中復甦，她說媽媽有很多想做卻沒有時間實現的事，這讓她意識到，如果不撿起曾丟失的那些興趣，未來可能連後悔的機會都沒有。蹚過淚河，她報名了專業音樂課，繼續唱歌。她說她從小就很愛唱歌。

在最初的一次錄音棚錄製中，一首歌才唱了不到一半的她，被老師用麥克風叫停。她很錯愕，她確信自己唱得準確無誤，是哪裏出了問題？老師問她，「你從小是不是成績很好？」她說是呀。老師說，「也很守規矩，沒有讓家人操心對不對？」她有些驚訝，老師說的都對，可叫停她又是為何？老師說，「你知道嗎？你唱得小心翼翼，死死咬住每一個音，正確到你唱出的每個音，幾乎都在自動打拍子。但是我聽不到情感，聽不到這首歌是你個人的演繹。不要怕犯錯，不要怕節拍和音準，先唱出自己對這首歌的體會，一切從這裏開始。每個優秀的歌唱者，都會有自己的特色，聽者能立刻辨認出，從此記住他／她。不需要模仿，放開約束，唱出自我。」這是珍妮要跨過的第一道坎，她在老師的提點下，開始進步，一旦放鬆了心態，把注意力放在歌曲帶來的感受，唱出的歌立刻有了新的生命力，歌曲有了屬於珍妮的詮釋。

第二道坎，則是公開演唱。從小學業優秀的她，每做一件事都力求完美。一直獨立學習、完成工作任務的她，沒有嘗試過在現場伴奏的場地高歌。那次站在鋼琴伴奏老師和聲樂老師面前，她發現自己唱不出，一種心底裏本能的恐懼感，無形中掐住她的歌喉。又是她的聲樂老師，決定幫她跨過這道坎。他選了一個很大的表演廳，讓她站在大廳的一角，伴奏老師和其他人在大廳另一端。遙遠的距離讓她減少了不適感，她唱了出來。之後每一次，老師再選一個小一點的表演廳，讓她在這個空間收窄的過程中慢慢適應，不必在意有陌生人在場聽歌。

重拾唱歌的興趣，是她近年做過最正確的決定，她篤定地說。是啊，不管在人生的哪個年齡階段，我們都可以接受新的挑戰，也可以重新認識自己，那些曾經無法跨越的恐懼，仍舊可以戰勝；那些根深蒂固的弱點，仍然可以消除。只需要勇敢一點點，人生就能翻開新篇章。珍妮現在學習為曲子填詞，很期待，在不久的未來聽到有她填詞的美妙歌曲。